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

高宗皇帝五

建炎三年夏四月戊申朔宰相朱勝非等言臣等三月二十九日請召苗傅劉正彥等到都堂諭以今國家多事干戈未弭當急防秋之計 睿聖皇帝宜還尊位總攬萬機苗傅等一皆聽從 太后詔曰吾近以 睿聖皇帝授位元子請同聽政國家艱難義不得辭朝夕不遑亟欲歸政今覽所奏甚契吾心可依所請勝非乃率百官上第一表請 上還宮詔不允百官三表畢時已巳刻 上始御殿百官起居 上猶未肯入內勝非再請遂就西廊檟笏掖 上乘馬

百官
請上
宮上

立皇太子

遷行宮都人夾道焚香衆情大悅 上及太后同御
前殿垂簾下詔曰朕顧德弗類遭時多艱永惟責躬
避位之因專爲講好息民之計今露章狎至復辟爲
期朕惟東朝有垂簾保佑之勞元子有踐祚纂承之
託 太后宜上尊號曰隆祐皇太后嗣君宜立爲皇
太子

龜鑑曰方苗劉之猖獗也杜鰲之詩聞者傷心投
鼠之舉勢不可亟其事至難處也在內則有朱勝
非李炳鄭穀以正大之理折其鋒在外則有張俊
韓世忠劉光世勤王之師挫其銳取日虞淵洗光
咸池二兇以三月癸未至四月戊申反正凡二十

復建
炎號

六日而平蓋張忠獻倡義之功居多焉

呂頤浩張浚次秀州韓世忠以下出郊迓之具言
傳等用意姦回當益為備頤浩謂諸將曰國家艱危
君父廢辱一行將佐力圖興復今幸已反正而賊猶
握兵居內包藏姦謀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諸
公勉之漢翟義唐徐欽業之事可為戒也夜有刺客
至浚所浚見而問之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逆順
豈為賊用顧為備不嚴恐有後來者浚下執其手問
以姓名不告而去翌日浚取郡囚當死者詭言刺客
斬以徇己酉御營使司都統制苗傅為淮西制置
使副都統制劉正彥副之庚戌詔復用建炎年號

張浚除院

浚知

張浚等苗戰

浚與劉

宰執朱勝非顏岐張澂路允迪皆乞罷

上不許

御筆張浚除知樞密院事浚時年三十三國朝

執政自寇準以後未有如浚之年少者淮西制置

使苗傅副使劉正彥並加檢校少保許以所部行

呂頤浩張浚次臨平苗翊馬柔吉以重兵負山阻河

為陣於中流植木為鹿角以梗行舟翊以旗招引世

忠兵出戰世忠率將士當前力戰張浚次之劉光世

又次之軍小却世忠叱其將馬彥溥揮兵以進塗澤

騎不得騁世忠下馬持矛突前令其將士曰今日各

以死報國若面不帶幾箭者必斬之頤浩在中軍被

甲立水次出入行伍間督戰翊等敗走傅正彥遣兵

苗傅
夜遁

世忠
光世
入見

太后
撤簾

援之不能進顧浩等進兵北關傅正彥見之曰請設
盟誓兩不相害上賜金勞遣傅正彥退詣都堂趣
賜鐵券勝非命所屬檢故事如法製造是夕傅正彥
引精兵二十人開湧金門以出命其徒所在縱火遂
夜遁尚書省檄諸道捕傅等世忠俊光世馳入城至
行宮門閣者以聞上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光
世俊繼至並見于內殿上嘉勞久之辛亥太皇
太后撤簾呂頤浩張浚引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道聳
觀咸以手加額班退勝非留身乞罷上曰何必堅
去勝非曰國家厄會君與相當之以陛下聖德尚
避位二十餘日臣實何人豈可苟安相職上曰卿

召張
浚入
禁中

立賞
捕苗
劉

言有理朕更思之勝非頌首謝順浚既見上遂
召趙哲李迨楊可輔辛道宗李承造王圭等俱對
上特召浚至禁中謂曰隆祐皇太后知卿忠義欲
一識卿面適垂簾見卿自庭下過矣浚皇恐謝上
欲倚浚爲相浚辭以晚進不敢當是日平寇左將軍
韓世忠手執工部侍郎王世脩以屬吏并拘其妻子
詔制置使劉光世鞠其始謀以聞苗傳犯富陽縣
遣統制官喬仲福追擊之壬子上初御殿受朝
知樞密院事張浚等言逆臣苗傅劉正彥引兵遁
走乞行下諸州生擒傅正彥者白身除觀察使不願
就者賞錢十萬緡斬首者依此捕獲王鈞甫馬柔吉

張達苗瑀苗翊並轉七官其餘一行官兵將校並與放罪一切不問仍多降黃榜曉諭從之執政奏事畢朱勝非再留身乞罷上未許勝非曰臣若不去人必以爲有所壅蔽臣去之後公議乃見上問可代者勝非曰以時事言之須呂頤浩張浚上曰二人孰優勝勝非曰頤浩練事而詹暴浚喜事而踈淺上曰俱輕浚太少年勝非曰臣向自蘇州被召軍旅錢穀悉以付浚後來勤王所事力皆出於此此舉浚實主之勝非拜辭將退上曰即今更押卿赴都堂令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等皆參堂以正朝廷之體勝非曰臣聞唐李晟平朱泚之亂奏云謹已肅清宮禁

朱勝非罷相

祇奉寢園當時寇汙宮禁晟擊出之故云肅清今陛下還宮已數日將士直突呼呌出入殿門誠爲不知理道勝非退見光世已下于都堂世忠曰金人固難敵若苗傅但有少許漢兒何足畏者勝非曰請太尉速追討毋令過江於是御史張守亦論勝非等不能思患而預防致賊猖獗乞罷政疏留中不出 癸丑尚書右僕射朱勝非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同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兼御營使 門下侍郎顏岐尚書右丞張浚並罷岐提舉南京鴻慶宮徵知江州兼江東湖北制置使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提舉醴泉觀兼侍讀 同

王修誅

世伏

吳伏

湛誅

簽書樞密院事李炳守尚書右丞 鄭穀進簽書樞
密院事 監察御史陳戩奉詔審鞠王世修于軍中
世修言先伏兵斬王淵繼殺內官然後領兵伏闕脅
天子禪位此皆始謀實情戩以聞詔斬世修于市
苗傳犯桐廬縣 甲寅殿前都指揮使御營使司提
舉一行事務劉光世爲太尉御營副使先是御營副
使皆以執政爲之比光世還朝 上議擢光世樞密
既而改命 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充御營左軍
都統制御營前軍統制張俊充御營右軍都統制
斬御營中軍統制官吳湛 上以湛佐二叛爲逆諭
韓世忠使圖之世忠詣湛與語手折其中指遂執以

反赦下
正天

黃槩
薦鼎
趙鼎

不許
內侍
用事

出詔戮湛於市以統制官辛永宗爲御營中軍統制
乙卯赦天下舉行 仁宗法度錄用元祐黨籍即
嘉祐法有與元豐不同者賞格聽從重條格聽從寬
係石刻黨人並給還元官職及合得恩澤應諸路上
供木炭油蠟之類有困民力非急用之物並罷 丙
辰苗傅至白沙渡所過焚橋梁以遏王師劉光世遣
其前軍統制王德助喬仲福討之 丁巳先是右司
員外郎黃槩應詔薦朝奉大夫趙鼎遂以鼎行尚書
司勳員外郎 詔自崇寧以來內侍用事循習至今
理宜痛革自今內侍不許與主兵官交通假貸餽遺
及干預朝政如違並行軍法 苗傅犯壽昌縣所至

張燾
應詔
言事

敵居人黥以爲軍 戊午通判湖州張燾應詔上疏
大略謂人主戡定禍亂未有不本於至誠而能有濟
者 陛下踐祚以來號令之發未足以感人心政事
之施未足以慰人望豈非胷中之誠有未修乎又言
天下治亂在君子小人用捨而已夫小人之黨日勝
則君子之類日退將何以弭亂而圖治乎又言防守
大江烏合之衆不諳戰陣又言侍從臺諫至國家大
事則坐視而不言又言巡幸所至不免營繕重困民
力時論以爲當 統制官喬仲福追擊苗傳至梅嶺
與戰敗之傳走烏石山 庚申尚書右僕射兼中書
侍郎呂頤浩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兼御營使尚

三省合一

書右丞李邴改參知政事時言者復引司馬光併三省狀請舉行之詔侍從臺諫議御史中丞張守言光之所奏較然可行若更集衆徒爲紛紛旣而願浩召從官九人至都堂言委可行悉無異論願浩乃請以尚書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中書侍郎並爲參知政事尚書左右丞並減罷自元豐改官制肇建三省凡軍國事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復之尚書承而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長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侍郎二相旣分班進呈自是首相不復與朝廷議論宣仁垂簾大臣覺其不便始請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歷紹聖至崇寧皆不能改議者謂門

宰執
請舉
官

併省
百官

下既相同進公事則不應自駁已行之命是東省之職可廢也及是上納順浩等言始合三省爲一如

祖宗之故論者題之宰相呂順浩知樞密院事張

浚言今天下多事乞命庶寮各舉內外官及布衣隱

士材堪大用之才擢爲輔弼協濟大功詔行在職事

官各舉所知以聞權罷祕書省紹興元年廢翰林

天文局紹興二年七月復置并宗正寺歸太常紹興三年六月

閏二月復置寺省太府司農寺歸戶部紹興三年五月復太

鴻臚光祿寺國子監歸禮部紹興三年六月復國子

二十五年十月復鴻臚衛尉寺歸兵部太僕寺歸駕部並不少

府將作軍器監歸工部紹興三年十一月復將皆用

減六
曹吏

舉智
謀武
藝官

軍興併省也 減尚書六曹吏自主事至守當官凡

六等定爲九百二十人 苗傳犯衢州守臣胡唐老

據城拒之會大雨電城上矢石皆發不克攻遂引去

丙寅苗傳犯常山縣 丁卯 上發杭州留簽書

樞密院鄭慤衛 皇太后 御營左軍都統制韓世

忠請身往討賊以世忠爲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

之世忠入辭白 上曰臣當撲滅二賊未審聖意欲

生得之耶或函首以獻也 上曰能殺之足矣世忠

曰臣誓生致之顯戮都市爲宗社刷耻 戊辰苗傳

犯玉山縣 庚午詔天下帥臣監司守令采訪寓居

文武官有智謀及武官武藝精熟者具名以聞量材

王德
叔陳
彥章
立皇
太子
定三
省吏
額
范瓊
反狀

錄用 辛未苗傳屯沙溪鎮統制官喬仲福王德乘

間入信州會統制官巨師古自江東討賊還與仲福

會傳未至信州十里聞官軍在遂還屯於衢信之間

初韓世忠喜德之勇鷙欲使歸其麾下乃令腹心健

將陳彥章圖之德與彥章適會于信州同謁郡將彥

章進揖德頗倨彥章怒拔刃刺德不中德奪刃殺之

壬申制以皇子魏國公勇立爲皇太子 丙子初

定兩省吏額丁丑初定尚書省吏額 御營平寇前

將軍范瓊自壽春渡淮遣騎卒五人之廬州從安撫

使胡舜陟責贍軍錢帛舜陟執斬之遣一騎還報諭

之曰將軍受命北討今棄而南自爲寇吾豈竭生靈

張浚
宣撫
陝西

張浚
請幸
西

再
黃
汪

膏血而爲汝資宜急去舜陟又檄諸郡勿給其糧璦
遂渡江之洪州屯駐 五月戊寅朔 上次常州詔
知樞密院事張浚爲宣撫處置使以川陝京西湖南
北路爲所部初 上問浚以方今大計浚請身任陝
蜀之事置司秦川令呂頤浩扈駕來武昌 上許之
詔英州安置黃潛善降充江州團練副使永州居
住汪伯彥降充寧遠軍節度副使並即其州安置始
潛善之斥也其兄潛厚以分司居道州潛厚聞命徑
歸邵武軍朝廷聞之爲降守臣張髦一官潛厚乃去
庚辰江浙制置使周望引兵至衢州而苗傅與其
徒犯江山縣傅之軍行也常以王鈞甫馬柔吉將赤

新鉤馬吉
王甫柔

蔡陳
東張
慤墓

心隊爲先鋒去大軍十里而屯時上命諸將以罪止傳兄弟及劉正彥鉤甫柔吉張達餘皆罔治赤心軍士聞詔寬人乃叛傳鉤甫遂焚河梁以斷其路率赤心之衆降於望望使人受降書未幾其前軍統領官張翼等七人謂鉤甫反覆斬鉤甫及柔吉父子首以降賊黨大懼詔以翼爲翔衛大夫温州觀察使傳等聞韓世忠且至遂引兵趨信上世忠聞之恐其滋蔓開廣乃自浦城提出以邀之辛巳上次鎮江府翰林學士滕康請命有司祭陳東之墓御筆令守臣併張慤致祭上諭執政以慤古之遺直東忠諫而死皆厚卹其家焉癸未翰林學士滕康爲端明殿

張浚
西行
議格

然張
志諂

上至

江寧府

改江
寧爲
建康

洪皓
使金

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康既秉政張浚西行之議遂格

甲申中書舍人張志罷志初入見言上即位以

來無纖毫之失上謂大臣曰自古人君不患無過

患不能改過耳志諂如此豈可寘之從班乃落職

宮觀乙酉上至江寧府駐蹕神霄宮御筆建

康之地古稱名都其以江寧府爲建康府起復朝

散郎洪皓爲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充大金通問

使丁亥苗傅寇浦城縣時御營副使司前軍統制

王德既殺陳彥章欲與韓世忠戰世忠曰苗劉未平

若與之戰乃是更生一敵不如避之夜世忠將至浦

城北四十里與傅正彥遇于漁梁驛正彥屯溪北傅

韓忠肅
劉正彥

張浚
慶招薛

天文
學生
宿

也溪南跨溪據險設伏相約為應世忠率諸軍力戰
驍將李忠信趙竭節恃勇陷陣右軍統制官馬彥溥
馳救死之賊乘勝至中軍世忠瞋目大呼挺矛而入
正彥望見失聲曰吾以為王德乃韓將軍也正彥少
却世忠揮兵以進正彥墜馬世忠生擒之盡得其金
帛子女傳棄軍遁去 己丑初薛慶既據高郵兵至
數萬人知樞密院事張浚聞慶等無所係屬欲歸麾
下親往招之浚渡江斬賽以兵降及是至高郵入慶
壘從者不滿百人浚出黃榜示以朝廷恩意慶感服
再拜 辛卯詔太史局天文官許將帶學生內中止
宿以備宣問天象 乙未知樞密院事張浚罷為資

張浚
罷尋復

復置
兩省檢正

擒苗
傅珣

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初薛慶欲求厚賞乃留浚三日而外間不知謂浚爲慶所執浮言胥動眞州守臣以聞呂頤浩與李邴滕康共議罷浚樞亮已亥都省言自兵興以來天下多事四方文移增倍於前日宰執精力疲耗於案牘而邊防軍政所當急者反致稽緩此無他中書別無屬官故也望用熙寧故事復置中書門下省檢正官二員分書六房事省左右司郎官二員從之是日苗珣率衆出降復用其將孟臯計欲遁之温台裨將江池聞之殺臯擒珣降于制置使周望有舉子程安者崇安人時敵在傳軍爲傳謀與苗珣張達收餘兵入崇安縣統制官喬仲

書製張
御詩張
浚賜

福王德共追之盡降其衆傳夜脫身去變姓名爲商人與其愛將張政亡之建陽縣土豪詹標覺而邀之留連數日安知不免密告標曰此苗傅也標執以告南劍州同巡檢呂熙熙以赴福建提點刑獄公事林杞杞懼政分其功與熙謀使護兵殺政崇安境上自以傳追世忠授之遂檻赴行在 辛丑張浚自高郵

至行在復以浚知樞密院事浚辭曰高郵之行徒仗忠信雖不至如所傳聞然身爲大臣輕動損威其罪莫大詔不允遂以慶守高郵軍 上親書御製中和

堂詩賜浚曰願同越勾踐焦思先吾身卒章曰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蠹臣 丙子命諸路漕臣驅磨常平

驅磨
常平
錢物

分江
州建
康路

殺揚
進復
西京

久雨
召言
關政

失陷錢物具數申尚書省仍椿取以待詔用 丁未

尚書省請以江池饒信州爲江州路建康府太平宣

徽州廣德軍爲建康府路並以守臣充安撫制置使

其江州守臣更不帶江東湖北字入銜從之 京西

北路制置使翟興擊叛將楊進殺之遂復西京 六

月戊申朔東京留守杜充兼宣撫處置副使節制淮

南京東西路 己酉 上以久雨不止慮下有陰謀

或人怨所致以諭輔臣於是呂頤浩張浚皆謝罪求

去 上曰宰執豈可容易去位來日可召郎官以上

赴都堂言關政

臣留正等曰周書言三公變理陰陽漢故事遇災

張守
應詔
言事

異則策免三公蓋以變理愛人而至於致灾宜其不免於咎 太上皇帝以久陰霖雨不止宣諭宰執不及其他獨使召郎官以上言己之過失而將以收人心召和氣銷天變此宋景公所以退星舍而子韋之所以賀延壽也聖德如此

御史中丞張守言陛下罪己之詔數下矣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爾倘能應天以實不以文則安知譴告警懼非誘掖陛下以啓中興之業乎先是守爲副端嘗進修德之說疏凡三上且曰願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 二帝母后宮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 二帝母后膾肉酪糝之味服細暖之衣則思

李陵
應詔
言事

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苦寒操予奪之柄則思二
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
帝母后誰爲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
誰爲之尊禮要如舜之兢業湯之危懼大禹之菲惡
文武之憂勤聖心不倦盛德日隆而天之不助順者
萬無是理也及是又申言之且曰天時人事至此極
矣陛下觀今日之勢與去年孰愈而朝廷之措置施
設與前日未始異也中書舍人李陵言臣者君之陰
妻者夫之陰北方者中國之陰金人累歲侵軼生靈
塗炭城邑卽墟怨氣所積災異之來固不足怪惟先
格王正厥事則在我者其可忽耶臣觀廟堂之上無

劉珪
言應詔事

擅命之臣惟將帥之權太盛宮闈之內無女謁之私
惟宦寺之習未革且陽爲德陰爲刑常雨常寒陰道
太盛陛下正當修德以應天能制將帥乃德之剛能
抑宦寺乃德之正事宗廟以孝禁盜賊以義謀國以
智安民以仁如此行之則人心悅而天意得矣吏部
侍郎劉珪言北方强大陰盛陽微故陰雨爲災此羣
臣所共知也若乃孝悌通神明至誠動天地此陛下
所宜知羣臣未嘗言也願陛下精禱於天詳見於事
揭爲臺觀以表望思時遣使人以伸祈請則孝悌之
道至矣陛下有仁聖之資而二三執政專爲蔽塞顧
取建炎以來所下詔令參稽而行則至誠之道著矣

趙鼎言法述 罷安配 石享武 招士 錄節用 死孫

此感人心銷天變召和氣之大者也 上嘉納之司

勲負外郎趙鼎言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肆爲紛更
祖宗之法掃地而生民始病至崇寧初蔡京託名紹
述盡祖安石之政以致大患今安石猶配享廟廷而
京之黨未放臣謂時政之闕無大於此何以收人心
而召和氣哉 上納其言遂罷安石配享 癸丑詔
諸路帥臣監司郡守許招來材武之士官爲給食仍
量材錄用 乙卯詔軍興以來忠義死節之家令中
書省樞密院籍記姓名優加存恤訪其子孫量材錄
用 丙辰苗傅後軍部將韓僞陷光澤縣傅之敗也
僞以兵趣邵武軍入城焚掠趣建昌軍守臣方昭率

劉光世
招

詔以
四事
自責

罷
置
射
士

衆守備賊一夕遁去進犯撫州入城縱掠又攻湖口
縣渡江至蘄州會劉光世駐軍汀州遣人招徠徠往
見光世因更名世清號小韓尋詔世清添差蘄州兵
馬鈐轄 庚申 隆祐皇太后至建康 上率羣臣
迎于郊外 辛酉 上手詔以四事自責一曰昧經
邦之遠圖二曰昧勘難之大略三曰無綏人之德四
曰失馭臣之柄仍命出榜朝堂徧諭天下使知朕悔
過之意 丙寅罷江浙荆湖閩廣增置射士三分之
一旣而言者以爲無益乃罷武尉不數年而所增射
士盡廢之 丁卯右司諫袁植罷初植請再貶汪伯
彥而誅黃潛善及失守者權邦彥朱琳等九人 上

殺植貶
戮請袁

明言呂
聰社

曰渡江之役朕方念咎責已豈可盡歸罪大臣植乃朕親擢雖敢言至導朕以殺人此非美事呂願浩曰聖朝弼臣罪雖大止貶嶺外故盛德可以祈天永命植發此念已傷和氣滕康曰如植言傷陛下好生之德矣乃下詔略曰朕親擢袁植置之諫垣意其補過拾遺以救闕失而植供職以來忠厚之言未聞殺戮之事宜戒可出知池州明日康見上曰大哉王言太祖以來未嘗戮大臣國祚久長過於兩漢者此也未幾潛善卒于梅州尚書司勳負外郎趙鼎行右司諫監登聞檢院呂祉守右正言祉上疏論致治之要以聰明爲本持養之道要在有益於聰明者爲之

呂進策
社三

罷置授
新教
置密修
樞編官

勿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有損於聰明者去之勿
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疏入 上召對社復進三
策其一曰自古撥亂同於創業之君其二曰自古得
天下必以人心之同其失天下必以人心之異其三
乞付諸大將以節制之權 上悉嘉納遂有是命
罷諸州新置州學教授負 癸酉樞密院言自兵興
至今軍政事務倍於平時欲依 祖宗朝置檢詳官
兩員序位在左右司之下編修官四員止存一員依
舊看詳條法從之 甲戌 上自神霄宮入居建康
府行宮 御史中丞張守試尚書禮部侍郎守嘗論
呂頤浩不可獨任而張浚不宜西去 上不然之會

張攻揚
守梁祖

不正輕
士宜去

有旨以東京糧運不繼復命梁揚祖爲發運使專切措置糧運以餉中都權給事中劉寧止言其不可詔以次官書讀行下遂命起居郎蔡宏禮兼權給事中守言揚祖不可用請罷之中書舍人季陵亦封還錄黃論揚祖前爲發運使未及半年而中都之人至於相食此則揚祖之罪孰謂揚祖知首尾乎守再上疏論列不報疏三上揚祖乃請奉祠守言揚祖以自請得祠是臣在憲臺言無可采因乞補外遂有是命守力辭不拜上命呂頤浩召守至政事堂諭以正士不宜輕去朝廷守乃受命 中書舍人范宗尹爲御史中丞首言設若敵騎深入當以控扼之事責之將

誅劉苗
正彦

平苗
劉之
賞

相陛下姑引而避之中書舍人季陵亦言建康陛下
所當守亦敵人所必攻九江上流有建領之勢淮南
諸郡有唇亡之憂臣願陛下爲馬上之計 乙亥金
人陷磁州 秋七月辛巳韓世忠軍還執苗傳劉正
彦苗翊詣都堂審驗畢磔于建康市梟其首正彦臨
刑瞋目罵傳曰苗傳匹夫不用吾言遂至於此 癸
未御前左軍都統制韓世忠爲檢校少保武勝昭慶
軍節度使賞平苗劉之功也 上遣使賜世忠金合
且御書忠勇二字表其旂幟又封其妻梁氏爲和國
夫人制曰智略之優無媿前史給內中俸以寵之將
臣兼兩鎮功臣妻給俸皆自此始 范瑄爲御營使

王庭秀論
浩願以罷

敗朱勝
等非

司提舉一行事務時瓊自南昌入見故以命之殿
中侍御史王庭秀知筠州右司諫趙鼎行殿中侍御
史先是庭秀論呂頤浩除擬不公故有是命右正言
呂祉奏曰朝廷今日緣論大臣移一言官明日緣論
大臣罷一言官則後日大臣行事有失誰敢言者願
陛下以言章示大臣使之自省置身無過之地如或
不悛黜之何惜 甲申詔曰朱勝非頤岐張澂路允
迪當軸處中荷國重任而不能身衛社稷式遏兇邪
方逆臣亂常之日恣其凌肆以紊機衡夫危而不持
顛而不扶孔子以為焉用彼相今二兇既誅典刑斯
正勝非之徒盡論其罰於是勝非自觀文殿大學士

等勝貶
非朱

范請張
瓊誅浚

知洪州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岐落資政殿學士依
舊提舉南京鴻慶宮允迪自資政殿學士淮西制置
使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徵自資政殿學士江州路
制置使坐朋附二冗責授秘書少監分司西京衛州
居住 御營左軍都統制韓世忠訟王德擅殺其將
陳彥章詔德除名彬州編管 丙戌范瓊引兵趨關
入見知樞密院事張浚奏瓊大逆不道罪惡貫盈呼
吸羣光布在列郡以待竊發若不乘時顯戮他日必
有王敦蘇峻之患 上許之遂以張俊兵擁縛付大
理使劉光世出撫其衆曰所誅范瓊耳若等固天子
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於是以八字軍還付新

知洮州王彥而餘兵分隸御營五軍頃刻而定

大事記曰蓋自

宣和末羣盜竄起

建炎以來

祝靖薛廣党忠閭僅王存之徒雖皆招安而淮寧山東河北之盜皆擁兵數萬拱州之黎驛單州之漁臺亦有潰卒數千趙萬襲常州張遇焚真州丁進犯壽春桑仲據襄陽戚方犯鎮江楊勅犯處州劉超據荆南王闢犯房州崔增犯太平州張用據桂陽軍趙延壽犯德安軍皆隨滅隨起甚而范瓊召見亦不肯釋兵則天子之兵皆盜矣所幸事變興而人才見保護聖躬勝非之力居多倡義勤王張浚之力居多故一月而除二兇而范瓊之謀逆

太子
薨

李時
雨言
儲貳

浚又與劉子羽謀之府中之文字夜成廡下之黃紙旦出瓊遂就擒三大奸旣除而內盜始息矣

元懿太子粦薨年三歲詔輟五日朝 戊子簽書

樞密院事鄭慤薨于位慤執政甫百日 上甚悼之

謂大臣曰朕喪元子猶能自排遣穀計至殆不能釋

也 己丑資政殿學士王綯參知政事試兵部尚書

周望同簽書樞密院事 庚寅鄉貢進士李時雨上

書曰臣竊聞皇太子服藥不痊事之旣往夫復何言

而承嗣之道理不可後爲今之計欲乞暫擇宗室之

賢者一人使視皇太子事以係屬四海增重朝廷俟

陛下皇太子長成昇之東宮則以一王封視皇子亦

諫院
不隸省

范
瓊
諫

不爲嫌也伏望陛下斷以不疑而力行之書奏詔日
下押出國門建炎以來言諸貳者蓋自時雨始 辛
卯詔諫院別置局不隸後省許與兩省官相見議事
元豐初用唐制置諫官八員分左右隸兩省至是始
復之如祖宗之故 升杭州爲臨安府 壬辰詔范
瓊就大理寺賜死 丁酉鑄三省樞密院銀印 庚
子尚書戶部侍郎湯東野試工部侍郎兼知建康府
時建康府寓治保寧僧舍而江浙制置使韓世忠屯
蔣山逐守臣連南夫而奪其治寺殿中侍御史趙鼎
言南夫緩不及事固可罪然世忠躬率使臣排闥而
入逐天子之京尹此而可爲孰不可爲矣願下詔切

得趙
鼎朝
廷尊

湯東
野戰
戍兵

張浚
赴川
陝

貴世忠而罷南夫仍治其使臣之先入者此爲兩得
上曰唐肅宗興靈武諸軍草創得一李勉然後知朝
廷尊今朕得卿無愧昔人矣因降南夫知桂州而以
東野知建康府戍兵故皆羣盜喜攘奪市井東野峻
法繩之不少縱民恃以安 知樞密院事張浚以精
兵千五百人騎三百發行在賜度僧牒一萬紫衣師
號五千爲軍費 上賜川陝官吏軍民詔曰朕嗣承
大統遭時多故夙夜以思未知攸濟正賴中外有位
悉力自效共拯傾危今遣知樞密院事張浚往諭密
旨黜陟之典得以便宜施行卿等其念 祖宗積累
之勤勉人臣忠義之節以身徇國母口名教之羞同

杜同院
充知

德一心共建隆興之業當有茂賞以荅殊勲浚辟知
秦州劉子羽參議軍事尚書考功員外郎傅雱兵部
員外郎馮康國主管機宜文字忠州防禦使王彥爲
前軍統制彥將八字軍以從太學博士何洋閭門祇
候甄援等俱從行康國將行往辭臺諫趙鼎謂之曰
元樞新立大功出當川陝半天下之責自邊事外悉
當奏稟蓋大臣在外忌權太重也 壬寅詔迎奉

皇太后率六宮往豫章且奉太廟神主景靈宮 祖
宗神御以行以參知政事李昉簽書樞密院事滕康
並爲資政殿學士昉權三省樞密院事東京留守杜
充同知樞密院兼宣撫處置副使呂頤浩張浚薦

武臣
義理知

之也仍命充總兵防淮 八月戊申環慶經略使王
似言方今用兵之際關陝六路帥乞用武臣呂頤浩
曰臣少識種諤眇小而爲西夏信服今之武帥類皆
聞將非智將罕見如諤之比杜充曰方今艱難帥臣
不得坐運帷幄當以冒矢石爲事上曰王似未知武
臣少能知義理若文臣中有智勇兼資練達邊事如
范仲淹者豈必親臨矢石何爲多藉武帥 己酉移
浙西安撫司於鎮江 壬子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李
昉提舉杭州洞霄宮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滕康進權
知三省樞密院事吏部尚書劉珪權同知三省樞密
院事仍許珪綴執政班奏事 丙辰奏祠部度牒改

度改綾
牒用紙

林獻政
勲本書

王不通
琮刊鑑

用綾紙做茶鹽鈔法用朱印合同號仍增綾紙工直
錢十緡通舊爲百二十緡自治平末年始鬻度牒渡
江後軍興費廣用度多仰之舊以黃紙印造故僞者
易爲至是戶部郎中朱異等以爲言始有是命 辛
酉廣州州學教授林勲獻本政書十三篇勲以爲國
朝兵農之政大抵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
驕而不可用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
癸亥兩浙轉運副使王琮罷仍奪職坐不刊行資
治通鑑板本也始范冲刻是書垂成而去琮至遽罷
之言者勲琮指司馬光爲奸人謂通鑑爲邪說必欲
毀板恐其流傳故有是命 乙丑權東京留守判官

上悟官
留守權

用兵
營造
費財

程昌寓自京城還蔡州初杜充既去昌寓以無糧不可
留引所部還蔡副留守郭仲荀亦引餘兵歸行在遂
以京畿轉運副使上官悟權京城留守自悟權留守
後命令不復能行留守司名存而已 丙寅 上謂
輔臣曰國用匱乏政以所費處多呂頤浩曰用兵費
財最號不貲故漢文帝不言兵而天下富 上曰用
兵與營造最費國用深可戒也

臣留臣正等曰漢武帝外事四裔內侈宮室剝民
之膚極矣及盜賊蜂起乃始封宰相以富民侯頤奚
益哉 太上皇帝以用兵營造為蠹財之戒其有
鑒於斯乎然臣嘗竊議之二者為財用之蠹雖均

中丞
臺網
所係

宮室之奉所當深戒師旅之興有出於不得已者
文帝惜露臺百金之費而乃講武於上林聚兵於
廣武豈靳營造而輕於用兵哉蓋應敵之備不得
不然也 太上皇帝在位三紀臺榭苑囿無所營
繕內帑所積甚富及金兵南侵餽餉賞犒之費盡
出於此而民不知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而後知聖慮無一日不在斯民也

甲戌禮部尚書曾楙為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
張守為翰林學士先是殿中侍御史趙鼎入對論守
無故下遷 上曰以其資淺鼎曰中丞臺網所係豈計
資耶且言事官無他過願陛下毋沮其氣時 上每

除言官即置一簿考其所言多寡鼎爲臺諫三月而
言四十事 上皆行之

龜鑑曰朝政有關失許士庶以直言利害當講輪
從臣而給札或以朕之耳目付臺諫或以不畏強禦
責御史趙鼎有言四十事固足以見鼎之盡職而
四十已行三十六尤足以見 高宗之善政增言
事官置言事簿而聽言之路廣矣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

王觀 擅權 青苗 罷復 舉提 順浩 杜充 並相

增入名儒講義 聖宋中興聖政卷之六

高宗皇帝六

建炎三年閏八月戊寅知平江府孫觀罷以言者論
觀嘗建明王安石常平聚斂之法也時觀在平江拘
催民間崇寧以來青苗積欠民苦其擾 上聞亟下
詔除之 乙酉詔諸路復置提舉常平官指揮勿行
用殿中侍御史趙鼎疏也 己丑尚書右僕射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呂頤浩進左僕射同知樞密院事杜
充守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御營使 參知政事王
綸兼御營副使 淮東副總管靳賽以所部詣劉光
世降光世因以爲將就統其軍人人皆喜 庚寅起

居郎胡寅上疏曰臣伏覩詔書以敵人侵凌備禦不給遂有移蹕之意右顧岳鄂左趨吳越安危利害下訪羣臣臣聞孔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今臣所陳不免追咎既往者蓋謂建炎以來有舉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復收人心而圖存則既往之失不可不追不可不改故也一昨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遙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敵兵深入陝右遠破京西漫不治軍略無扞禦盜賊橫潰莫之誰何無辜元元百萬

塗地怨氣上格日昏無光飛蝗蔽天動以旬月方且製造文物糜費不貲猥於城中講行郊報朝廷動色相謂中興敵騎乘虛直擣行在匹馬南渡狼狽不堪淮甸之間又復流血逮及反正實位移蹕建康不爲久圖百度頽弛淮南宣撫卒不遣行自畫大江輕失形勢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怨咨如出一口存亡之決近在目前凡此節次十餘條皆所謂舉措失人心之大者也爲陛下計當如何而黃潛善汪伯彥顏岐顧以乳嫗護赤子之術待陛下曰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存惟聖體不可不自重愛也曾不知太祖勤勞取天下列聖兢業嗣守不敢墜失今也

宗廟爲草莽埋之陵闕爲畚鍤驚之堂堂中華荆棘
生之赫赫帝圖他人營之本初嗣服旣不爲迎 二

帝之策因循遠狩又不爲守中國之謀以至于今德
義不孚而號令不行刑罰不威而爵賞不勸巡幸所
至民以淮甸爲戒駐蹕所在人以敵至爲憂東南之
州郡幾何翠華之省方無已若不更轍以救危亡則
人心已去天命難恃雖欲羈栖山海跋履崎嶇臣恐
非所以爲自全之計也爲今之策願陛下一切反前
失而已則必下詔曰□□□□□□□□□□□□□□
□□□□□□□□□□□□□□□□□□□□□□□□□□
志思雪耻父兄旅泊陵廟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

和乞罷議

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心不敢愛身決意講武然後
選將訓兵戎衣臨陣按行淮甸上及荆襄收其豪
英誓以戰伐天下忠義之士必雲合而景從天下武
勇之夫必響應而隨起臣不自量每切歎憤輒爲陛
下畫七策爲中興之術其一曰罷和議而修戰略蓋
和之所以可講者兩地用兵勢力相角利害相當之
故也非強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而其議則於耿
南仲何也淵聖皇帝在東宮南仲爲東宮官歸依
右丞李邦彥邦彥其時方被寵眷又陰爲他日之計
旣而淵聖嗣極而邦彥爲次相金兵遽至城下遂
獻和議南仲因附邦彥而沮种師道擊敵之謀於是

覆邦之患滋蔓而起分明植黨必欲自勝主戰伐者
李綱种師道兩人而已幾會一去國論紛然中原塗
炭至今益甚者本緣南仲主持邦彥以報私恩不爲
國慮之所致其朋徒附合根株膠結寧誤趙氏不負
耿門之所爲也若以爲強弱之勢絕不相侔縱使向
前萬不能抗則自古徒步奮臂無尺寸之地而爭帝
王之圖者彼何人哉伏望陛下明照利害之原罷絕
和議刻意講武以使命之幣爲養兵之費斷而行之
堅確不變庶幾敵人知我有含怒必鬪之志沙漠之
駕或有還期所謂乞和必無可成之理昔北兵至澶
州王欽若陳堯佐請幸吳蜀惟寇準勸親征及成功

乞置
行臺

之後欽若等羞恨無以藉口則撼真宗曰當是時
寇準亦豈有好計但是熱血相沃譬如博錢以陛下
爲孤注耳使人君不明則欽若之言爲愛君而寇準
之功爲幸勝矣二曰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既定
議講武則其餘庶常有日力不暇給者當置行臺以
區別之今百司庶府其必不可闕者惟吏部戶部爲
急誠使江淮兩浙湖北並依八路法慎擇監司而付
之則吏部銓事亦復減省戶部所以治天下財賦也
今四方供貢久不入于王府往往爲州郡以軍興便
宜截用經常一壞未易復理竊觀行在支費每月無
慮八十萬惟以權貨鹽利爲無窮之源耳故臣謂宜

乞實
去務

置行宮或建康或南昌或江陵審擇一處以安 太
后六宮百司以耆哲諳練大臣總臺諫守成法從事
即吏而下不輕移易量留兵將以爲營衛命戶部計
費調度以給之陛下奉廟社之主提兵按行廣治軍
旅周旋彼此不爲宸居至於餽餉之權自宜專責宰
相而選委發運以佐行於下如漢委蕭何以關中唐
委劉晏以東南經制得人加以歲月量入爲出何患
無財三曰務實效去虛文夫大亂之後風俗靡然躬
率而不變之者則在陛下夫治兵必精命將必賢政
事必修誓戮大慙不爲退計者必孝弟之實也遣使
乞和廣捐金幣不耻卑辱冀幸萬一者爲孝弟之虛

文也屈已致誠以來天下之士博訪策略信而用之
以期成功者乃求賢之實也未見賢若不克見既見
則不能由之或因苟賤求進之人遂乃例輕天下之
士姑爲禮貌外示美名者爲求賢之虛文也聽受忠
鯁不憚拂逆非止面從必將心改苟利於國即日行
之者乃納諫之實也和顏稱善泛愛其說合意則喜
之不合則置之官爵所加人不以勸或內惡其切直
而用他事遷徙其人者爲納諫之虛文也將帥之才
智必能謀勇必能戰仁必能守忠必不欺得是人而
任之然後待以恩御以威結以誠信有功必賞有罪
必刑者乃任將之實也庸奴下材本無智勇見敵輒

潰無異於賊與之親厚等威不立賜予過度官職逾
涯將以淑其心適足致其慢聽其妄誕張大之語望
其朴實用命之功者爲任將之虛文也簡汰其疲老
病弱升擇其壯健驍勇分屯在所置營房以安其家
室聚粟帛以足其衣食選衆所畏信者以董其部伍
申明階級之制以變其驕恣悖悖之習然後被之以
精甲付之以利器進戰有義勇則厚賞死則恤其妻
孥退潰則誅其身降敵則戮其族令在必行分毫不
貸者乃治軍之實也無所別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惟
恐一夫變色不悅幸無事則曰大幸矣教習擊刺有
如聚戲紀律蕩然雖其將帥不敢自保者爲治軍之

虛文也慎選部刺史二千石必求明惠忠智之人使
久於其官懲革弊政痛刈奸賊以除民害雖軍旅騷
動盜賊未平必使寬卹之政實被於民固結百姓將
離之心勿致潰叛乃愛民之實也詔音出於上虐吏
沮於下誑以出力自保則調發其丁夫誘以犒設贍
軍則厚哀其錢穀弓材弩料竹箭皮革凡干涉軍須
之具日日征求物物取辦因緣奸弊民已不堪乃復
蠲其稅租載之赦令實不能免苟以欺之者爲愛民
之虛文也若夫保宗廟保陵寢保土地保人民以此
六實者行乎其間則爲天子之實也陵廟荒地土宇
日盛衣冠黥首爲肉爲血以此六虛者行乎其間陸

大乞
兵起

下戴黃屋建幄殿質明輦出房帷尾金鑪夾侍兩陛
仗馬衛兵儼分儀式贊者引百官以次入奉起居既
退宰相大臣卑卑而前稽笏出奏司晨唱辰正則駕
入而仗出矣此則爲天子之虛文也其四曰大起天
下之兵今宿衛單弱國威稍挫臣嘗言乞於諸路抽
揀禁軍充御營正兵厚其月廩精加訓練陛下自將
之天子之軍既強則中國之變自弭則又命福建團
結鎗仗各擇其土豪使部督之以俟興發命兩浙募
水手并起諸州撩湖捍海等兵盡付水軍江東西湖
南北募弓手以在官闕田給養命廣西及辰沅鼎靖
於見教峒丁中簡其精銳分番起之屯戍襄漢以京

根乞
本定

西淮南荒廢無主之田爲屯田招集兩河山東諸路
流徙之人略依古法均節之擇強壯者訓習武藝使
且耕且戰文武臣中有明習營屯之事肯自奮者因
以任使於是時而兵不强敵不畏盜不息然後可以
歸之天命無所復爲矣其五曰定根本自古圖王霸
之業者必定根本之地而固守之而非建都之謂也
按南渡六朝之遺跡則舍建康不可雖然欲謀進取
則非堅坐不動之所能臣切謂惟襄荊爲勝誠能屯
唐鄧襄漢之田以養新兵出廣西武陵峒丁并施黔
獠軍築堅壘列守漢上阻以水軍經以正軍緯以弓
手民軍牽制江黃呼吸廬壽則進取之基立然後陝

建元
宗封

西聲氣血脉通達而騎卒可至川廣之富皆猶外府
易以拱把臣願陛下先命呂頤浩杜充分部諸將過
江廣斥堠治盜賊自以精兵二三萬爲興衛陛下提
此兵渡江而北緩轡而上遣使巡問父老撫綏挺刃
之餘民至于荆襄規模措置爲根本之地猶漢高之
於關中光武之於河內雖巡歷往來征伐四出而所
固守必爭而勿失者以荆襄爲重誠能堅忍聳厲坐
薪嘗膽悠久爲之而不能濟則書傳所載周宣王漢
光武之事皆爲妄言以欺後世無足信矣其六曰選
宗室之賢才者封建任使之帝王爲治之道博睦宗
族強本弱枝所以鞏固基圖紹延佑命原其用心蓋

五紀乞
事綱存

以天下爲公而不以爲私分也今宜於同姓中不間
親疎選擇賢才布之中外廣加任使其望實傑然出
衆者陛下宜留之宿衛夾輔王室其有克敵勦難之
功者宜漸爲茅土之制星羅而棊列以慰祖宗在天
之靈以續國家如綫之緒使金人知趙氏之居中國
者尚此其衆則其撲炎火之橫心立異姓之詭謀庶
其少息乎其七曰存紀綱以立國體夫創業垂統之
君必立紀綱以遺子孫繼世承序之君必守紀綱以
法祖宗一君子進衆小人未必退一小人進則衆君
子必退矣勢不兩立而於君子爲難 仁宗皇帝在
位最久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斥之

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之故其成當世之功貽
後人之輔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絕君子
一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一任而不改故其敗當時之
政爲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 仁宗皇帝所養之君
子既久且遠日以消亡矣安石所教之小人方新而
近其蕃息未艾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不知已
時陛下土地金帛能有幾何豈堪此輩大言輕捨盡
輸之敵人耶夫以賢治不肖此治平以前陛下之家
法以不肖治賢此熙寧以後陛下之家戒矧當今日
否塞之氣充牣於中原陰長之滋勃興於西北非得
希世異材上下內外迭任交用泰何由復而否何由

傾乎此綱紀國家之一事也又曰右文左武者有國
不易之道今儒學衰息未有巨賢碩德屹乎朝廷以
收運籌指蹤之功陛下所深恃以爲心膂爪牙者惟
三四庸將耳夫此數人者以近時論之曾不足以當
種師道之廝役況望古昔名將乎而偃蹇危然當負
重寄使平寇盜尚或未能其敢冀其向敵兵發一矢
也自愧無以塞責則大言詭論以上欺睿聽慢辭倨
禮以下視朝士謂今日禍亂皆文臣所致耳敵人方
強不可與爭鋒必退避自保衆時而動又不鈐勒其
衆動則潰潰則盜盜則招招則官反覆循環無有窮
已其爲國家之害豈文臣所敢望哉臣願陛下委大

臣以腹心待近臣以禮貌常使南衙朝士氣勢重於此曹天下抱才自愛之人必願立於左右緩急之際必有能爲陛下竭忠盡節不愧古人者矣故事宰相侍漏院三衙管軍於簾外倒杖聲喏而過今見其分庭抗禮矣推此類非一日長不已陛下不爲之別異表著是自削堂陛無復等威亦將何所不至哉此綱紀國家之二事也治天下者必取篤實躬行之士而舍浮華輕薄之人所以美教化善風俗 本朝自熙寧以前皆守此道至王安石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絕滅史學倡說虛無以同天下之習其習既同于今五十年士以空言相高而不適於實用今乃有身

爲從官而自陳磨勘乞覃恩轉官不以爲耻者矣推而上之見利必忘義貪得必患失遺其親後其君背叛篡奪便可馴致此明君之所甚畏而深戒者也今萬化之原本於陛下苟力行孝弟則天下之忠順者來矣好賢遠佞則天下之名節者出矣賞清白則貪汙者屏矣崇行義則奔競者息矣旌能實則謬誕者懲矣貴忠厚則殘刻者遠矣至於文辭之麗言語之工倒置是非移易黑白誠不宜任用以爲浮薄之勸也靖康二年著作郎顏博文佞諛張邦昌則曰非湯武之干戈同堯舜之禪讓及爲邦昌作請罪表則曰仲尼從佛胥之召本爲興周紀信乘漢王之車固將

誑楚博文近世所謂能文之士也其操術反覆如此
故廉恥道消四維大壞則社稷隨之陛下何利焉此
綱紀國家之三事也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
立聖人重信至於易死疑若太過鄙夫陋儒以智詐
譎詭爲術者必忽此言然 真宗澶州與契丹結盟

契丹守之百有二十年不敢先動宣和宰相王黼一
旦敗盟舉兵結遠邦伐與國取景德誓書還之天章
閣天地鬼神所臨重誓自我背之遂使敵人得以藉
口夫金國何憾於我哉皆契丹甚之假手借兵報滅
國之怨耳失信之禍乃至於此孔子之言良不爲過
而近日以來朝廷失信於民尤甚如所謂前降指揮

更不施行如所謂已差下人別與差遣承受既數奉
行實難不曰略與應破指揮則謂不晚必又更改近
在朝廷尚有此風遠而四方從可知矣百姓雖愚然
習於知見必謂朝廷之令率皆誑我是心一萌姦雄
得以誘之矣此綱紀國家之四事也郡守縣令者親
民之官監司者統臨州縣之長既得其人必久任之
以考功罪之實而施賞罰焉近日以來朝廷移易郡
守監司無月無之殆不可勝紀謂其不才而罷之耶
則曷若考慎於未命之前也顧恐未必然特出於用
事者之私意耳民力已困財用已竭潰兵劇賊彷彿
乎其間戎務軍須交制乎其上前朝廷憂勞歎息而未

能救尚忍不爲擇忠信之長慈惠之師以撫綏之手
此綱紀國家之五事也臣夙夜思之得此七策於當
世之務雖不能盡亦可見大略矣惟陛下動心加慮
反覆而考焉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以爲今日難於前
日安知後日不又難於今日乎往者雖不可復追不
當謂不可爲者而遂已也今年之春雷電大震白虹
貫日中有黑子錢塘之禍實先示象迺閏月金犯大
火芒怒赫然九月朔旦日有食之車駕復有思惠預
防之行明堂遂虛陽德大弱錢塘受辱之地豈可再
枉六飛人知陛下無興復之志威權日削無可瞻望
投戈四起孰能止之今黏罕之強未如秦其得罪於

中國無人不怨則有甚於始皇之於六國也東南形勢控帶江山兼有吳楚之地坤維嶺海提封自如非如湯以七十里而起也而乞憐偷生之勢乃甚於楚之爲秦役此臣所以日夜憤懣爲陛下痛惜而傷大臣之過計也誠欲北向而有爲臣將見鋤耨慘於長鍛奮臂威於甲兵舉四海惟陛下之用惟在陛下斷與不斷爲與不爲耳五路事宜張浚已行措置今能使淮南荆襄肘臂相應山東合從則敵人所守者數千里之地兵分勢合批穴擣虛攻其不備多方以誤之以十年爲期陛下必能掃除妖氛一清天步修上京之廟貌拜鞏維之神臯遠迓父兄歸安鳳闕再新

呂頤
浩罷
胡寅

惡周
元曜
諂毀

儀物永固皇圖巍然南面稱 宋中興其與惕息退
藏蹈危負耻豈不天地相絕哉疏入呂頤浩惡其切
直罷之 辛卯命尚書右僕射杜充領行營兵守建
康韓世忠守鎮江府劉光世守太平及池州光世仍
受充節度辛巳宗守吳江縣陳思恭守福江口王瓊
守常州 壬辰監都進奏院周元曜自京太廟奉迎
藝祖以下神位九室往臨安元曜言升陽宮掛牌降
甘露 上謂輔臣曰元曜前態未革諂諛如此可勿
令上殿 己亥詔減福建廣南路歲買上供銀三分
之一以寬民力 詔諸路制置使惟用兵聽從便宜
餘悉禁止 庚午從官以下先行是夜大雨 上慮

工幸
浙西

太白
犯前星

杜充
無制禦
策之

賜陳
東家金

禁衛勞苦焚香禱天詰朝雨霽 壬寅 上幸浙西

初太白犯前星次逼明堂繞一舍 上心甚懼至是

稍北復歸黃道 上語宰執曰天之愛君猶父之於

子見其過告戒之及懼而改則益愛之王絢曰今夜

必益遠既而果然 劉光世上書言受杜充節制有

不可者六 上怒趣令過江且詔毋入光世殿門光

世皇恐受命光世以便宜復彬州編管人王德充前

軍統制時江浙人皆倚充爲重而充日事誅殺殊無

制禦之方識者爲之寒心焉 甲辰 上次鎮江府

參知政事王絢言此陳東鄉里 上命以金賜其家

宣撫處置使張浚自建康至襄陽留二十日召帥

張浚用端

上悟劉豫

日食退速

守監司令預儲蓄以待 上西幸浚方搜攬豪傑爲
用以新除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曲端在陝西屢
與敵角欲仗其威聲承制拜端威武大將軍充本司
都統制端登壇將士歡聲雷動 劉豫遣人說東京
副留守上官悟令降於金國悟斬其使豫乃賂悟之
左右喬思恭願與之同說悟復斬之 九月丙午
朔日有食之所蝕僅四分未幾復退 上謂呂頤浩
曰太史所奏日蝕旱而分深朕適以油盆觀之食淺
而退速頤浩曰陛下嚴恭寅畏感格如此 壬子金
人降單州取興仁府遂陷南京 癸丑簽書樞密院
事周望充兩浙荆湖等路宣撫使總兵守平江府

不許
高麗
入貢

汪藻
草詔
得體

減預
買絹

不肯
歸過
大臣

翰林學士張守同簽書樞密院事 丙辰高麗人請

貢詔不許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草詔略曰壞晉

館以納車庶無後悔開王闢而謝質匪用前規 上

大善之以藻爲得體 敵攻沂州 己巳御筆朕累

下寬恤之詔而迫於經費未能悉如所懷今聞東南

和預買絹其弊尤甚可下江浙減四分之一以寬民

力仍俵見錢違寔之法 壬申 上謂大臣曰有爲

朕言移蹕浙東人情未孚宜降詔具述初非朕意悉

出宰執庶幾軍民不怨朕旣爲天子當任天下之責

舉措未當豈可歸過大臣王絢曰古之賢君不肯移災

股肱無以過此 草澤天文耿靜言太微垣正午推

熒惑
退度

嘉鼎
趙敢言

步今歲熒惑躔次方在己未應至太微垣上曰此人不深知朕夜以星圖仰張殿中四更親起見其已至昨夜已退二度半呂頤浩曰宋景出人君之言三而熒惑退舍或者疑焉陛下寅畏天應之速如此信傳記之非虛也甲戌婁宿大合兵犯長安殿中侍御史趙鼎為侍御史先是御史中丞范宗尹因奏事論鼎自司諫遷殿中非故事上亦嘉鼎敢言故有是除金國樞密院分河間真定府為河北東西路平陽太原府為河東南北路冬十月丙子朔詔諸路按察官自通判至監司歲具發摘過職吏姓名置籍申尚書省以為殿最即有失按而因事聞者重

發越 最爲 減膳 應天 變

上辛 浙東

謹之

丁丑金人犯蔡州

戊寅

上發平江府

癸亥

上至臨安府

丙戌執政登御舟奏事呂頤

浩曰陛下邇來聖容清癯恐以艱難聖慮焦勞所致

然願以宗廟社稷付托之重少寬聖抱以圖中興

上曰朕嘗夜觀天象見熒惑躔次稍差食素已二十

餘日須俟復行軌道當復常膳

庚寅

上御舟幸

浙東時內侍馮益以藩邸舊恩頗恣與張俊爭渡以

語侵俊侍御史趙鼎言明受之變起于內侍覆車之

轍不可不戒

紹興六年七月行遣

辛卯

金陷滁

州 壬辰

上至越州

戊戌令東南八路提刑司

歲收諸色經制錢赴行在一曰權添酒錢二曰量添

制色收
錢經五

興請張
元幸浚

屈爲宋
不汝

賣糟錢三曰增添田宅牙稅錢四曰官負等請給頭
子錢五曰樓店務添三分房錢其後歲收凡六百六
十餘萬緡而四川不與焉 宣撫處置使張浚至興
元上奏曰竊見漢中實天下形勢之地號令中原必
基於此願陛下早爲西行之謀前控六路之師後據
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天下大計
斯可定矣 金人陷壽春府 修武郎宋汝爲奉詔
副京東轉運判官杜時亮使北請和行次壽春遇完
顏宗弼軍不克與時亮會汝爲獨馳入敵壁奉上國
書宗弼怒命執之欲加侮辱汝爲色不變曰一死固
不辭然銜命出疆願達書吐一辭死未晚宗弼顧汝

趙令
歲死
黃州

趙開
理四
財賦

爲不屈遂解縛延之坐且問其邑里謂左右曰此山東忠義之士也以金帛酒食遺之命引至東平見劉豫汝爲曰願伏劍爲南朝鬼豈忍背主不忠於所事宗弼亦感歎遂留之軍中 庚子金人犯黃州守臣趙令歲死之都監王達判官吳源巡檢劉卓皆爲金所殺 辛丑張浚承制以同主管川陝茶馬監牧公事趙開兼宣撫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開言蜀民已困惟推率尚有贏餘而貪猾認以爲己私惟不卹怨詈斷而行之庶救一時之急浚以爲然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明年遂徧四路行其法夔路舊無酒禁開始推之舊四川酒課歲爲錢一百四

金渡攻西
人江江

十萬緡自是遞增至六百九十餘萬緡 金人自黃
州濟江江東宣撫使劉光世以為小盜遣王德拒之
于興國軍始知為敵至遂遁於是敵自大冶縣徑趨
洪州

大事記曰敵之分道入海也不惟廬州之李會濠
州之孫逆和州之李鑄無為軍之李知幾真州之
向子志洪州之王子獻臨江之吳將之吉州之楊
淵撫州之王仲山袁州之王仲巖建康之杜充越
州之李鄴潭州之向子諲荆南之唐穀或降或走
而張俊劉光世之兵亦遁矣豈獨江淮素無兵備
哉亦習見兩河官吏被禍而無益寧畏敵而不畏

義也

癸卯李鄴被旨造明舉甲每副工料之費凡八千
緡有奇上召大將張俊辛企宗示之曰是甲分毫以
上皆生民膏血若棄擲一葉甲是棄生民方寸之膚
諸軍用之當思愛惜時王綯在側曰陛下愛民如此
凡百臣下當體此意

臣留正等曰斂人之財以爲殺人之器聖人忍爲
之哉惟其扞敵禦難使斯民得遂其生所利有大
於所斂者此所以行之而不疑也苟輕棄之而扞
禦之効罔聞豈聖人之本心哉 太上皇帝以此
戒諭諸將孰敢不竭忠賈勇以靖國安民爲任耶

沈與求
論政執

罷諸
貢歲

聖訓一發而愛民馭將之方兼得之嗚呼休哉

詔右諫議大夫富直柔遇事敢諫皆合大體艱難之中賴其獻替可特轉一官報行天下使知朕優賢納諫之意 監察御史沈與求上書論執政過失改爲尚書兵部員外郎與求奏臣言苟不當宜默不應得遷 上行其言甲辰擢與求殿中侍御史 盜入宿州通判盛修已守節不屈爲所害 十有一月乙巳朔金人犯廬州 丁未德音釋諸路徒以下囚罷彬州歲貢火筋襄陽漆器象州藤合楊州照子之屬初未行鈔鹽以前兩浙民戶每丁官給蠶鹽一斗令民輸錢一百六十六謂之丁鹽錢皇祐中許民以紬絹

歲輸
丁絹

李綱
自便

張浚
增錢
引印

從時價折納謂之丁絹自行鈔法後官不給鹽每丁增錢爲三百六十謂之身丁錢大觀中始令三丁輸絹一匹其後物價益貴令民每丁輸絹一丈綿一兩軍興丁少遂均科之民甚以爲患至是聽五等下戶以其半折帛半納見錢於是歲爲絹二十四萬匹綿百萬兩錢二十四萬緡宋齊愈追復通直郎仍與一子恩澤李綱累經恩赦特許自便綱行至瓊州而還戊申宗弼犯和州宗弼即兀朮也己酉宣撫處置使張浚以便宜增印錢引一百萬緡以助軍食其後八年間累增二千五十四萬緡浚又置錢引務於秦州以佐邊用敵陷無爲軍庚戌又攻采石渡

金渡犯浙

人江兩

知太平州郭偉屢敗之敵遂趨馬家渡 壬子隆祐

太后退保虔州 丁巳敵陷六合縣又陷臨江軍又

犯洪州 庚申敵陷真州 辛酉 隆祐皇太后至

吉州 壬戌金兵自馬家渡濟江攻溧水縣尉潘振

死之

大事記曰方其辛維揚也使經理兩河之計行則敵豈能越三關四鎮而擣淮及其渡江也使防淮之議不格則敵豈能越大江重湖而攻我哉朝廷棄三路如棄土梗棄兩淮如棄敵屣使敵入數千里如入無人之境不戰而敗不守而陷二百年之天下不因民之怨叛而直失其大半可勝惜哉

癸亥敵犯太平州

甲子浙西制置使韓世忠在

鎮江悉所儲之資盡裝海舶之江陰

丁卯金人攻

吉州

楊州事

棄城去

隆祐皇太后離吉州至爭米

市敵遣兵追御舟

太后乃自萬安捨舟而陸遂幸

虔州

敵分兵犯撫州又犯袁州

金人寇六安軍

又陷建平縣

杜充引親兵三千自江而北

己巳

上發越州次錢清腰夜得杜充奏我師敗績

上謂

輔臣曰充守江不利陳淬戰沒王瓚擁兵南遁金國

人馬必臨浙江追襲事迫矣卿等意如何呂頤浩曰

臣有一策望聖意詳度斷在必行

上曰如何頤浩

奏今若車駕乘海舟以避難既登海舟之後敵騎必

不能襲我江浙地熱敵亦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
二浙彼入我出彼出我入此正兵家之奇也 上沈
吟久之曰此事可行庚午 上遽回鑾呂頤浩晚朝
奏事 上曰航海之事朕昨夕熟思之斷在必行卿
等速尋船遂決策趨四明

張匯進論曰兀朮之下江南也朝廷豈不知其所
利者騎也我所利者舟師與步兵也江浙之地騎
得以爲利乎此皆騎之危地也舟師步兵之利地
也兀朮有知豈肯致身於此邪若御駕親征諸路
進討兀朮之頭必獻于闕下矣而復望風之際車
駕泛海朝廷自散爲敵乘之得志而去此失於退

者二也

御史中丞范宗尹參知政事侍御史趙鼎試御史中丞時密院惟張守獨負乃命宗尹兼權樞密院事簽書樞密院事周望同知樞密院事仍兼兩浙宣撫使總兵守平江府殿前副都指揮使郭仲荀為兩浙宣撫副使與御營使司都統制辛企宗並守越州御前右軍都統制張俊從上行以俊為浙東制置使辛未金人陷建康初戶部尚書李杲與守臣陳邦光具降狀遣人即十里亭投之宗弼喜曰金陵不煩攻擊大事成矣宗弼入建康邦光率官屬出門迎拜通判府事楊邦乂大書其衣曰寧作趙氏鬼不為

楊又原害
邦不祇

他邦臣既見邦又不拜宗弼不能屈翌日遣人就邦
又以舊官許之邦又以首觸堦求死金將張太師者
止之邦又遺書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
幸速殺我 癸酉晚 上發越州 金人犯建昌軍
兵馬監押蔡延世擊却之 甲戌通判建康府楊邦
又爲金兵所殺前一日敵將張太師與李稅陳邦光
燕樂方作召邦又立堂下邦又見稅邦光叱之有劉
團練者取紙書死活二字示邦又曰若毋多言欲死
趣書死字示我乃信邦又奮前奪吏筆書字曰死敵
相顧動色然未敢害是日宗弼再引邦又邦又不勝
憤遙望大罵曰若此人而圖中土天寧久假汝行口

張用璘
吳吳浚

戚方
叛

□□□安得汙我宗弼大怒擊殺之剖腹取其心初
贈直秘閣官其子二人賜田二頃後謚忠襄是月
張浚至秦州才數日即出行關陝參議軍事劉子羽
言涇原兵馬都監兼知懷德軍吳玠之才於浚玠亦
素負材略求自試浚與語大悅擢為統制又使其弟
進武副尉璘掌帳前親兵十有二月戊寅知鎮江
府兼浙西安撫使胡唐老為軍賊戚方所殺已卯
上次明州辛巳金人陷廣德軍壬午金人犯安
吉縣癸未宗弼自安吉進兵過獨杜嶺歎曰南朝
可謂無人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度哉乙
酉宗弼犯臨安府錢塘令朱蹕率民兵逆戰傷甚猶

上樓入
御船海

叱左右負已擊敵守臣浙西同安撫使康允之棄城遁保赭山時劉誨自楚州赴召在城中軍民推之以守 己丑 上幸定海縣御樓船晚朝二府登舟奏事參知政事范宗尹曰敵騎雖百萬必不能追襲可
以免禍矣 上曰惟斷乃成此事是也 詔行在諸軍支雪寒錢自是遂爲故事 金人陷臨安府有唱言權府事劉誨欲以城降敵者軍民因殺誨是晚城陷錢塘令朱蹕在天竺山亦遇害 癸巳 上至昌國縣杜充所遣屬官直徽猷閣陳起宗至言充敗欲引衆趨行在而路不通是日范宗尹聞臨安陷復還見 上于舟中 乙未金人屠洪州 丙申浙西制

優容
忠儻

置使韓世忠知敵人不能久大治戰艦俟其歸而擊之
丁酉 上謂輔臣曰昨者從官同詣都堂鄭望之獨謂自古興王未有乘舟楫者所論未爲通方王
絢曰自崇寧以來大臣專權不容立異比者會議都
堂更相詰難各盡所見無所顧避臣不意數十年後
復見此氣象皆陛下優容忠讜所致望之自守所見
乃朝廷之福也於是望之奉祠而去

臣留正等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皆當世名臣
慶歷間同立于朝協恭和衷佐佑王室至於議論
之際則各相可否不爲苟同行欲罪滕宗諒仲淹
則爭之仲淹請俸邊弼則以謂契丹必不至尹洙

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琦則是洙而非劉滄
仲淹則是劉滄而非洙非固相違也各極所見歸
於憂國愛民之心而已 仁宗皆倚之爲治不以
其異同而有去留焉蓋天下之事安危成敗藏於
幾微之間豈一人之智所能盡惟議論往來可否
相濟而後歸於至當故事無遺策自熙豐間大臣
惡人異已有立異論者必力排而去之厥後士夫
皆爲身謀無敢持異議於其間直臣賢士雖有忠
謀讜論弗克上聞此風一行歷數十年不能變馴
致靖康之禍皆人臣尚同之罪也豈朝廷之福
哉鄭望之之異論是宜 太上皇帝包容而不之

唐琦
擊敵
不中
死
曾志
死敵

罪也 聖訓嘗云 朕仰惟 仁宗皇帝當時立

政用人之事當置之左右朝夕以爲法於斯見之
戊戌金人陷越州知越州充兩浙東路安撫使李
鄴遣兵邀擊於浙江三捷旣而寡衆不敵鄴乃遣人
賁書投拜敵引兵入城以其將琶八爲守親事官唐
琦袖石擊琶八不中琶八詰之曰欲碎爾首死爲趙
氏鬼耳琶八曰汝殺我奚益何不率衆救汝主琦曰
在是惟汝爲尊故欲殺汝耳琶八曰使人人如此趙
氏豈至是哉琦顧鄴曰汝享國厚恩今若此安得爲
人也聲色俱厲琶八殺之新通判温州曾志不屈敵
執志併其家殺之 己亥知平江府湯東野奏杜充

蔡立

自真州至天長軍與劉位趙立會合先是立知徐州朝廷聞金人入寇詔諸路兵援行在立以徐州城孤且乏糧不可守乃率將兵禁兵民納三萬人南歸會知楚州劉誨已赴召宣撫使杜充以楚州關守命立率所部赴之立至臨淮被充之命兼程至龜山時金左監軍昌圖楚州急立斬刈道路乃能行至淮陰與敵遇其下以山陽不可往勸立歸彭城立奮怒嚼其齒曰正欲與金人相殺何謂不可乃令諸軍曰回顧者斬於是率衆先登自旦至暮且戰且行出沒敵中凡七破敵無有當其鋒者遂得以數千人入城立口中流矢貫其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軍士皆慙

之明
捷州

而後拔其矢

庚子

上發昌國縣

癸卯浙東制

置使張俊與金人戰于明州敗之先是敵遣兵追襲
乘輿至城下俊遣統制官劉寶與戰兵少却其將党
用邛橫死之統制官楊沂中田師中統領官趙密皆
殊死戰主管殿前司公事李質率所部以舟師來助
知州事劉洪道率州兵射其傍遂大破之殺數千人
龜鑑曰明州之戰敵自高橋攻西門併兵並進勢
亦亟矣張俊忠義實奮發於下令軍中之時始則
清野閉關以拒其來終則開門迎敵以挫其銳中
興戰功自明州一捷始敵自入中國以來未有一
人敢嬰其鋒至此而軍勢稍張矣

妻宿將數萬衆圍陝府守將李彥仙以死拒之且
告急於張浚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六